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博士文库

HAINAN SANYA
YACHENG JUNHUA
YUANLIU YANJIU

海南三亚崖城军话
源流研究

刘春陶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博士文库

海南三亚崖城军话源流研究

刘春陶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南三亚崖城军话源流研究 / 刘春陶著. —天津 :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21.4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博士文库)
ISBN 978-7-310-06103-7

I. ①海… II. ①刘… III. ①闽南话—方言研究—三
亚 IV. ①H17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1)第 059632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南三亚崖城军话源流研究
HAINAN SANYA YACHENG JUNHUA YUANLIU YANJIU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陈 敬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http://www.nkup.com.cn>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21 年 4 月第 1 版 202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230×155 毫米 16 开本 11.75 印张 166 千字
定价:58.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8339

前 言

崖城军话源于明代驻军所使用的明代官话，其语言面貌大致相当于明代南直隶省的方言，主要分布于今海南省三亚市崖城镇内（今属三亚市崖州区），使用人数约两万人，属于濒危方言。

崖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语言环境十分复杂的地区，崖城军话周围的语言很多，主要有港门话（海南闽语）、迈话（粤语）、黎语俅方言以及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疍家话。这些方言与民族语在语言面貌上都与崖城军话有较大的差异，其中与军话发生密切接触的是港门话和迈话。由于生产和生活所需，今天的军话使用者中有相当一部分双方言或多方言者，日常生活中在两种或三种方言间自由切换。崖城当地人对黎语中的部分词汇和语法现象也较为熟悉。这些都为崖城军话的变异创造了条件。

入琼至今几百年间，崖城军话在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的部分特征均已受周围语言环境影响而发生改变。然而若将今天崖城军话的语言面貌与其传入之时相比，会发现并未在结构上发生根本变化，它相当完整地保留了官话的结构特征，周边语言对其语言特征的销蚀作用非常有限，这跟崖城军话在当地有较高社会地位有很大关系。因此，我们将崖城军话界定为“保守型”军话方言，即在语言演变过程中将传入的源头方言的语言特征相对完好地保存下来。

本书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从在学期间调查整理、初稿写作修改至完成答辩到毕业至今，十余年间我未曾间断对崖城军话以及当地其他方言和地方文化的田野调查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此首先对三亚崖州区政府领导们的关怀和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崖州区委李蔓华部长和崖州文化专家张远来老师，笔者 2017 年到

崖城的调查得到他们亲自接待和鼓励。感谢崖城中学的退休教师郑联凤和他的家人，我在这十年间多次的方言田野调查的工作得到郑老师极大的帮助，他不顾炎热的天气和年迈的身体协助我在崖城四处走访搜集大量的材料，所做的工作已远远超出方言调查发音合作人应做的一切。感谢我的发音合作人洪定伟、郑联球、左晶晶，在枯燥辛苦的调查和发音工作中给我极大的配合和帮助，甚至十分有幸看到了洪定伟老师从明代传承至今的家谱，为本书的方言源头考证提供了宝贵依据。感谢南开大学文学院各位先生的教导和帮助，博士论文选题从一开始就受到老师们的关怀，他们给我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使文章最终顺利完成。感谢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的各位领导和同事，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让我能够坚持研究，扩展眼界，不断提升认识水平和理论素养。本书从修改到出版期间经历诸多波折，衷心感谢院长王立新教授对我的耐心和包容，鼓励我支持我克服了种种困难。最后郑重感谢我的博士、博士后导师曾晓渝教授，太多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可以说先生不仅是我学业上的导师，更是我人生中的一盏明灯。曾先生对专业的执着、对后辈的关爱、对生活的热情，都是我终身学习的榜样。

崖城军话并非我的母语方言，在调查分析中难免有诸多疏漏和未及完善之处，在此期望广大专家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刘春陶
于南开园
2021年初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海南三亚崖城镇概况	1
第二节 军话概况	3
第三节 选题缘由及研究方法	9
第四节 材料来源及发音人基本情况	11
第五节 凡例	12
第二章 崖城军话的语言特点	14
第一节 崖城军话的音韵特点	14
第二节 崖城军话的词汇特点	23
第三节 崖城军话的语法特点	38
第三章 崖城军话方言源头的历史文献考察	49
第一节 崖城的发端与崖城军话的形成	49
第二节 崖城军话方言源头的移民史考察	54
第四章 崖城军话源流研究专题	61
第一节 从音类特征考察崖城军话的传入时间	61
第二节 崖城军话语音系统的层次和演变	88
第三节 “阿+VP+谬”式疑问句研究	101
第五章 结 语	111
第一节 坚守官话的阵地	111
第二节 六百年来在语言接触中形成崖城军话的特点	113
附 录	116
一、同音字汇	116
二、崖城军话分类词表	132

三、长篇语料：南山陵	163
四、长篇语料：鲨鱼坟	165
五、长篇语料：珍珠上斗量	170
参考文献	175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海南三亚崖城镇概况

崖城（今三亚市崖城镇）古称崖州，位于海南岛南端三亚市的西部，距三亚市区 45 公里，是中国最南端的古城。崖城地处宁远河下游开阔地带，地理坐标为东经 108°56′至 109°48′，北纬 18°9′至 18°37′。东与天涯镇毗邻，北面群山连绵，与保亭县接壤，西与乐东县交界，南临南海，总面积为 514.65 平方公里。

曾经的崖城镇是三亚第一大镇，常住居民主要是汉族和黎族，崖城镇居民使用的语言主要有城内的军话、城外以水南村为主的迈话、黎族人使用的黎语俅方言，以及通行全岛的海南闽语。

崖城镇是农业大镇，当地农民具有丰富的耕作经验和历史传统。崖城地区自然条件独特，资源丰富，土地肥沃，气候宜人，四季如春。近年来，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南山旅游区、大小洞天游览区、崖州古城等都坐落在崖城区域内，给当地农民带来了广阔的经济发展空间。2015 年，崖城镇升级为三亚市辖崖州区，又兴建了崖州湾特色科技园区，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之一，其经济发展在当代不断焕发新的活力。

据史料记载，古崖州城在宋朝以前为土城，南宋庆元四年（1198 年）始砌砖墙，绍定六年（1233 年）扩大城址，开东、西、南三个城门。古城后经元、明、清三代扩建，成为南疆规模较大的坚固城池。清道光年间，古城建筑基本定形，城墙四周长约 2270 米，高约 8 米。

古城东、西、南、北门分别是阳春门、镇海门、文明门和凝秀门。城外开护城河设吊桥，城内设御敌楼、樵楼、月城等。崖城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在海南岛建立行政区划的时间可以追溯到秦始皇时期，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它一直是琼岛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秦朝时崖城就已纳入中央集权政府的治理版图，属于象郡的外境。据《崖州志》记载：“珠崖，唐虞为南交。三代为扬越南裔。秦为象郡外徼。”汉武帝时始置珠崖郡，东汉光武帝建武时改设珠崖县。梁代时置崖州于儋耳（今儋县）。隋朝大业三年，又恢复汉时的珠崖郡，六年改为临振郡，领五县。当时郡内所领的宁远、延德二县就在今天崖城的区域范围中（《隋书·地理志》）。唐代武德五年，改临振郡为振州。经隋历唐，崖州区域越来越大。五代时沿用唐制。宋朝开宝五年，始改振州为崖州，隶琼州府，从那时起，崖州指的就是今天的崖城镇了。元朝时，改振州为吉阳军，明朝洪武元年再改为崖州，属琼州府，隶广东。后来一直沿袭至中华民国初期，1919年改称崖县直至1954年。1954年，县城从崖城迁往今天的三亚市，并改为崖城镇。崖城行政机构经历了崖城人民公社、崖城公社革命委员会、崖城区公所、崖城镇人民政府的变迁。2001年8月三亚市实行乡镇行政区划撤并，将原崖城镇、保港镇、梅山镇、雅亮乡撤并为崖城镇。至此，崖城结束了近千年的州县首府历史，地位开始逐渐削弱。

纵然行政区划地位的变化让现在的崖城没有了往日的辉煌，但是悠久的州、郡、县治历史却留下了深厚的文化积淀，古代的民居建筑群随处可见。崖州古城世称“诗礼之乡，文化重镇”，自宋朝起，各个朝代有不少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被流放到这里，故崖城又有“幽人处士家”的称号。历代文人墨客、圣贤学者、达官名流的流配谪居，广东、浙江、福建等发达地区的商贾留居落籍，对崖州城的兴盛具有重要的影响。到明代时，崖州已具有“弦诵声黎民物庶，宦游都道小苏杭”的盛况。崖城自古以来便重视教育，在作为州府的日子里，周边地区的人民甚至包括少数民族的人民都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崖城去接受教育，学习先进的文化。至今在古城内仍然保留着崖城学宫（孔庙），作为古崖州最高学府和我国最南端祭祀孔子的纪念性建筑，其在

崖州文化教育史上留有重重一笔。据记载，崖城学宫创建于北宋庆历年间，经 10 余次迁移、重修，清道光三年迁建今址，迄今已有 970 余年的历史。另一处彰显崖城地位的重要建筑便是崖城的老街。老街始建于明代，横贯于孔庙门前。现今，崖城老街的路已经改成平坦的水泥路，水泥路面两边至今都保留着许多很有特色的老式建筑，夹杂在新建的楼宇屋群之间。这些老式建筑都是清一色的南洋骑楼风格，两层或三层砖瓦结构的楼房，正面一楼都有一个宽敞的骑楼走廊，群落特色鲜明。几百年过去了，崖城老街残留下的骑楼，由于常年失修，未得到很好的挖掘或保护，这些骑楼残存街区的规模远不及海口的老街，但是崖城当年作为重要军事和商埠港口的辉煌还是不经意间会从那些砖缝瓦隙中流露出来。2007 年，在第三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评选中，三亚市崖城镇被国家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成为海南省唯一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目前，崖城镇正在进行火热的历史文化名镇建设，这不仅会给崖城带来更多的旅游商机，也意味着崖城的文化遗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当地语言则成为这一文化遗产必不可少的重要载体，这也就是本书研究的对象——崖城军话。

第二节 军话概况

一、军话研究回顾

明代地方史志和相关历史文献中即可见到对海南军话的记载，如：[明]《万历琼州府志·地理志卷三·风俗·方言》记载：“语有数种，有官语，即中州正音，缙绅士夫及居城所者类言之，乡落莫晓。有东语，又名客语，似闽音。有西江黎语，即广西梧州等处音。有军语、地黎语，乃本土音，大率音语以琼山郡城为正，使乡落一切以此渐相染习，皆四通八达之正韵矣，尚待以胡黎杂语病之，然习以成俗，弗能易也。”这段记载的时间相对较早，然而我们已经可以看出，首先，军语和官语在那个时候似乎是不同的，且军语是本土音。其次，在日

常生活中各种语言之间的相互接触已经对语言造成了“弗能易也”的改变。

[明]《万历儋县志·舆地志十五·习俗》提到：“是以州话共数种：一曰‘军话’，与南省官话正音相同，而声韵颇长。此乃五代前士夫以军戍儋，遂相传习，故名‘军话’。城市皆同行……”

[清]《崖州志·卷之一·舆地志一·风俗》记载：“崖语有六种。曰军语，即官语，正音，城内外三坊言之。其初本内地人仕宦从军来崖，因家焉，故其音语尚存，而以军名。曰迈语，音与广州语相似，附城四厢及三亚里、椰根里言之。曰客语，与闽音相似，永宁里、临川里、保平里及西六里言之。与郡语同。曰番语，所三亚里言之，即回语。曰儋语，儋人隶籍者言之，与迈语相似。曰黎语，东西黎言之，互有异同。”此处关于崖州军话的记载认为军语就是官语，并说明其来源是“内地人仕宦从军来崖”，指明了崖城军话的形成和军队驻防的关系。

除以上地方志的记载外，许多著名学者也对军话有所提及，例如郭沫若先生提到的“东坡话”（即指儋州军话）。

最早用现代语言学方法对军话进行研究的，当推詹伯慧先生的《海南岛“军话”语音概述》（1959）一文。这篇文章记录了崖城军话一千多个字的读音，并将这些字音与《切韵》音系和汉语普通话音系做了对比，认为军话较接近北方方言系统，并且可能和历史上封建统治者的军队远戍崖县有关。此后，军话这种“被南方方言包围的北方方言岛”便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兴趣。在后来的研究中，不断有新的军话案例见诸报道，如：邓楠（2006）提到主要分布于安徽省黄山市祁门县赤岭、安凌、雷湖三个乡部分村庄的祁门军话；游汝杰、徐波（1998）提到分布于浙江省慈溪市观城镇城内的“燕话”，又称“卫里话”或“城里话”；黄晓东（2006）提到分布于浙江省象山县爵溪镇城内的爵溪“所里话”，又称“城里话”；温端政（1991）提到分布于浙江省苍南县金乡镇城内的浙江苍南金乡话；胡方（2005）提到分布于浙江省苍南县蒲城乡蒲城城内的浙江苍南蒲城话；陈重瑜（1981）、李如龙（1991）提到分布于福建省南平市梅山一带及周围部分乡镇的福建南平的

“土官话”；陈云龙（2006）提到分布于广东电白县中部山村的广东电白“旧时正话”；张树铮（1995）提到分布于山东省青州市（原益都县）北城满族村的山东青州“北城话”；王群生（1992）提到湖北省荆州城的“东边腔”等。

军话个案较为集中的报道见于丘学强（2005）的《军话研究》，其中描述并分析了广东省的惠东平海军话、陆丰青塘军话、陆丰坎石潭军话、深圳“大鹏话”，海南省的儋州中和军话、东方八所军话、三亚崖城军话，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合浦永安军话和福建省的武平军话。

在综观各地军话面貌的基础上，对军话性质的认识和界定也更加清晰。曾经先后有多位学者给军话下过定义，有以下几种较为全面的观点：

潘家懿（1998）认为：“军话是我国南方某些地区的一种含有官话成分的混合型汉语方言。由于流行范围小，使用人口少，而且都处在周围其他优势方言的包围之中，因此语言学界称它为‘官话方言岛’或‘军话方言岛’。军话在其流行区域内除称‘军话’外，还有‘军声’‘军家话’和‘军’的叫法。”

据丘学强（2005）的研究，“军话是散布于粤、琼、桂、闽等地的具有‘方言岛’性质的汉语方言，它们因与明代卫所里的军户关系密切而得名。军话大多仍或多或少地保留了明代‘通语’的特点，但以今天的面貌看，它们的语言特色各不相同，不应统一地划归某一方言”。

黄晓东（2007）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得出“军话是由历史上的驻军或军屯而形成的汉语方言岛。具体来说，军话是历史形成的，目前发现的军话大多形成于明清时期；军队的驻防或屯垦是军话形成的必要条件，这里的军队既可能是卫所驻城御倭的官兵，也可能是镇压农民起义后留驻的军队；军话都以方言岛的形式存在，语言都具有混合性质”。这个定义和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于扩大了军话概念的范围，也就是不再强调军话与明代官话的渊源关系，某些军话的语言基础可能是某种官话以外的方言，例如福建武平“军家话”就被严修鸿指出源自赣东北一带的赣语（转引自丘学强，2005），林清书（2000）则认为它“原本是明代洪武至嘉靖年间的金溪话”。

我们认为军话主要形成于明代，是与驻军移民有着密切关系的方言岛。在明代空前的军屯规模和独有的“军户”制度的共同作用下，使得明代的军队移民呈现出与其他朝代不同的特点。“军户”制度要求军队家属跟随军人迁移驻扎，即使改朝换代，军人及其家属通常也会继续留在驻地生活而不会离开，而不像之前朝代更迭便会导致军队撤离的现象。这样一来，不仅驻军的移民人数大大增加，而且军人生活的稳定性大幅提高，与当地社会的融合程度也更加深刻。同时，由于家庭的保留以及作为特殊群体在一处共同生活，使得他们的语言延续、保持成为可能。因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了大量的军队移民使用的近代官话在其他方言或民族语的包围中形成的方言岛，也就是今天的“军话”。

二、海南岛军话概况

军话在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有广泛的分布，然而不同区域军话之间的差异巨大。总体来说，学界对于军话的关注程度随时间推移而越来越高，对其性质与特点的描述也更加全面系统。对军话的认定也由最初的“军话属于官话系统”转变为一个更加开放的认识，也就是说，军话不仅仅意味着“官话”或“北方话”，而是有着多样的语言面貌，在长期与周边语言及方言的接触中完全有可能已经大范围丧失官话的基本特征而更多地偏向于其他南方方言。

然而据目前学界报道研究，同样处于非官话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的包围中，与大陆粤、桂、闽等地及中国台湾地区军话相比，海南省的军话仍然基本保持了官话的语言特征。

在明代的历史文献中，对于海南岛语言的描述尚有“官语”和“军语”的区分（见[明]《万历琼州府志·地理志卷三·风俗·方言》），而至于清代则“官语”“军语”合二为一，如[清]《崖州志·卷之一·輿地志一·风俗》：“曰官语，即军语。”据此我们推测，官语本是来自中原的读书人使用的语言，而军语则是明代大量来自今天江淮官话区的军人带来的母语方言，从明代通语与今天江淮官话的密切关系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官语”和“军语”在语言特征上应该是相当近似

的。因此，在后来的发展中，一方面官兵的军籍逐渐转为民籍，另一方面军话逐渐与当地官话这两种本来就近似的语言自然融合，不再区分。这一发展过程，也成为军话保留官话特征的另一重要历史线索。

在现代语言学研究中，詹伯慧先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曾对崖城军话进行了简单的调查，并认为它“接近北方方言系统”；黄谷甘、李如龙两位先生认为“海南岛的‘军话’是闽方言地区中的北方方言岛”（黄谷甘、李如龙，1986）；游汝杰先生认为海南的“土军话”是以“方言飞地”形式存在的官话，即方言岛（游汝杰，2004）；刘新中先生认为“军话是几百年前来海南戍边的军人及其苗裔传入海南岛的西南官话”。

具体说来，首先，仅以丘学强先生调查涉及的几个点的军话为例，在他的论著中已有归纳，认为“就‘像多数北方方言’的程度而言，几处军话的排序可以是：八所——崖城——中和——平海——坎石潭——青塘——永安。也就是说，八所军话接近广义的北方方言的成分最多，其他的程度依次递减，青塘及永安军话接近北方方言的成分最少”。在以上排序中，“最像北方方言”的前三项——八所、崖城和中和军话，全部位于海南省境内，平海、坎石潭和青塘军话位于广东省境内，永安军话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

其次，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些军话的情况。

据张为闵（2008）的描述，龙吟塘军话位于广东省海丰县境内，这里的军话“部分保留了明清音系的现象”，但是仍有其他一些特征使得这种军话与官话之间存在较大的距离，如龙吟塘军话声母浊音清化的结果是全部变为送气音，以及知组声母保留舌尖音、非组声母保留重唇音等，明显表现出混入了闽语和客家话成分的特点。

见诸报道的台湾桃园县新屋水流军话（杨名龙，2005）的面貌也表现出更近海陆客话的特征，如绝大部分声母浊音清化为送气音，平声不分阴阳等。

最后，若只关注和明清驻军移民相关而产生的语言接触现象，明清时期以方言岛形式存在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官话迫于交际的压力基本上已经放弃了最初的特征，而是渐渐被周围的方言或民族语“熔化”，

甚至形成了混合语，如四川的倒话、甘肃的五屯话等。

由此可见，综观全国各地被称为“军话”的方言岛，其语言面貌多数已经背离了最初的官话，不同程度地融入了周围方言或民族语的成分，分析其语言的发展特征，大致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A. 保守型。以崖城军话为代表，基本上保留了近代官话的语言特征，受到周边其他语言的影响较小。

B. 转用型。这类军队移民在迁移驻扎他地后基本上放弃了自己的母语，而使用当地的语言或方言。例如深圳的大鹏话，在语言面貌上基本接近当地的粤语和客家话的混合语。

C. 交融型。大部分军话团体在迁入他地后受到当地方言或语言不同程度的影响发生变化，因而都属于这个类型。更为典型的是由于驻军等原因移民迁入少数民族集中地区后形成的混合语，如四川的倒话、广西的诶话以及甘肃的五屯话等。

和各地军话相比，海南岛的军话虽然也受到周围其他语言和方言的影响，但在历时数百年的过程中仍基本保持了“官话”的语言面貌，成为南方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中坚守“官话”面貌的最后阵地，属于“坚守型”。本书的研究对象——崖城军话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三、崖城军话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崖城军话。如前所述，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对崖城军话的报道最早见于詹伯慧先生 1959 年的调查结论，后来丘学强先生在其论著《军话研究》中有所提及，并列出了崖城军话的语音系统及部分语言材料。

据丘学强(2005)，使用崖城军话的有海南省三亚市崖城镇宁远河以北，城西的西关、西元，崖城的遵一村、遵二村、崖城一队、崖城二队，东关市、城东马站，共约一万人。分布在崖城军话周围，日常生活中与军话有着密切接触的语言和方言主要有迈话、黎语和海南闽语。讲迈话的居民以水南村为主要分布地点，此外还有大蛋、拱北和城东村委会的一部分。黎语分布在崖城地区的山区，与崖城军话接触密切的黎语方言是侔方言。其他地方的人日常使用的主要是海南闽语，

在当地被称为“客话”。其他分布较远的还有蛋家话、回族人民使用的回辉话和苗族人民使用的苗语。可以说，崖城军话在三亚崖城地区形成一个孤立的“官话方言岛”，周围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面貌和崖城军话有着非常大的差异，日常生活中镇区内汉族居民之间的交流主要使用军话，但与黎族或岛内其他地区人民的交流则主要使用海南闽语，部分深入黎族人民居住区的崖城人也能较为熟练地使用黎语进行交流。因此可以说，大部分的军话母语者同时也会说至少一种其他方言或者民族语言，事实上是双方言或多方言者，这也为军话与周围其他方言民族语的接触提供了直接的可能性。

而在如此密切的接触与融合过程中，崖城军话的官话面貌能得以相对完好地保存下来，这是本书研究的重点，会在以后的论述中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探讨。

第三节 选题缘由及研究方法

一、选题缘由

崖城军话是“军话”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之一。“军话”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方言岛，散落在我国南方粤、闽、琼、桂诸省（自治区），直到1959年詹伯慧先生首次对崖城军话的报道出现，海内外语言学界才开始认识并逐渐关注对这种方言岛的研究。近年来，对军话的研究更是在“拯救濒危语言”领域掀起了一股高潮。通常情况下，军话都处于当地强势方言的包围中，作为一种与众不同的汉语方言在它所通行的有限地域内代代相传，同时又带有一个极易让人引起无限遐想的名称——“军”。关于它们的来源和生存情况更是值得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调查研究。

在目前学界的研究中，对于崖城军话的报道和讨论相对有限。本书的研究目的是希望在前辈学者已经打下的丰厚基础上，更为详细、全面且深入地关注这个军话团体中的成员。同时，崖城军话作为近代

官话的方言岛，它所处的语言环境相对更为复杂，不仅被包围在属于我国南方方言的海南闽语之中，也因为政治原因受到粤语的很大影响，同时在地域上与崖城军话密切接触的还有属于壮侗语族的黎语。在如此复杂的语言环境下，研究崖城军话的来源以及演变，不仅能够为近代官话方言岛的发展变化情况提供一个具体详尽的个案分析，同时，更为语言在接触中产生变化的原因提供一些线索，进一步为语言接触理论的发展提供可参考的资料。

二、研究方法

（一）历史文献考察和语言特点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本书的研究将语言特点的分析和历史文献的考察结合起来。崖城军话形成的时间相对于汉语其他几大方言而言是比较短的，并且从“军话”的名称和当地人的观点看，军话形成的时代不会早于元代，并且可能与明代军屯制度、卫所制度有密切联系。因此，在分析语言本身特点的基础上，我们还详细考察了元明两代和驻军有关的文献，逐一统计了崖城地区历史上外来人口的相关信息，这样不仅可以从历史文献角度印证语言特点分析的结论，也能够为语言特点分析找到切入的线索。

（二）方言的历时比较与共时比较相结合的方法

在本书的研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便是确定崖城军话传入的源头。在对其源头的追溯过程中，我们采用了方言历时比较与共时比较相结合的方法。

在历时比较方面，我们为了具体确定崖城军话的传入时间，分别选取了代表元代汉语通用语音系的《中原音韵》和代表明代官话汉语音系的《西儒耳目资》，从声、韵、调角度对崖城军话和它们之间的异同做了详细对比并得出结论。

在共时比较中，我们选取了可能与崖城军话源头有较密切关系的江淮官话、中原官话和西南官话代表方言点，从语音、词汇、语法方面进行比较，以找出崖城军话的传入地点。